

银幕形象  
创造

赵丹  
著

 后浪  
电影学院 081

# 银 幕 形 象

## 创 造

赵丹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银幕形象创造 / 赵丹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8

ISBN 978-7-5502-5826-6

I. ①银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电影表演—表演艺术—文集 IV. ①J9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68661号

Copyright © 2015 Ginkgo ( Beijing ) Book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## 银幕形象创造

著 者: 赵 丹
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: 吴兴元

编辑统筹: 陈草心

特约编辑: 赵丽娜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翁华晖

营销推广: ONEBOOK

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17千字 690×960毫米 1/16 20印张 插页3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826-6

定价: 8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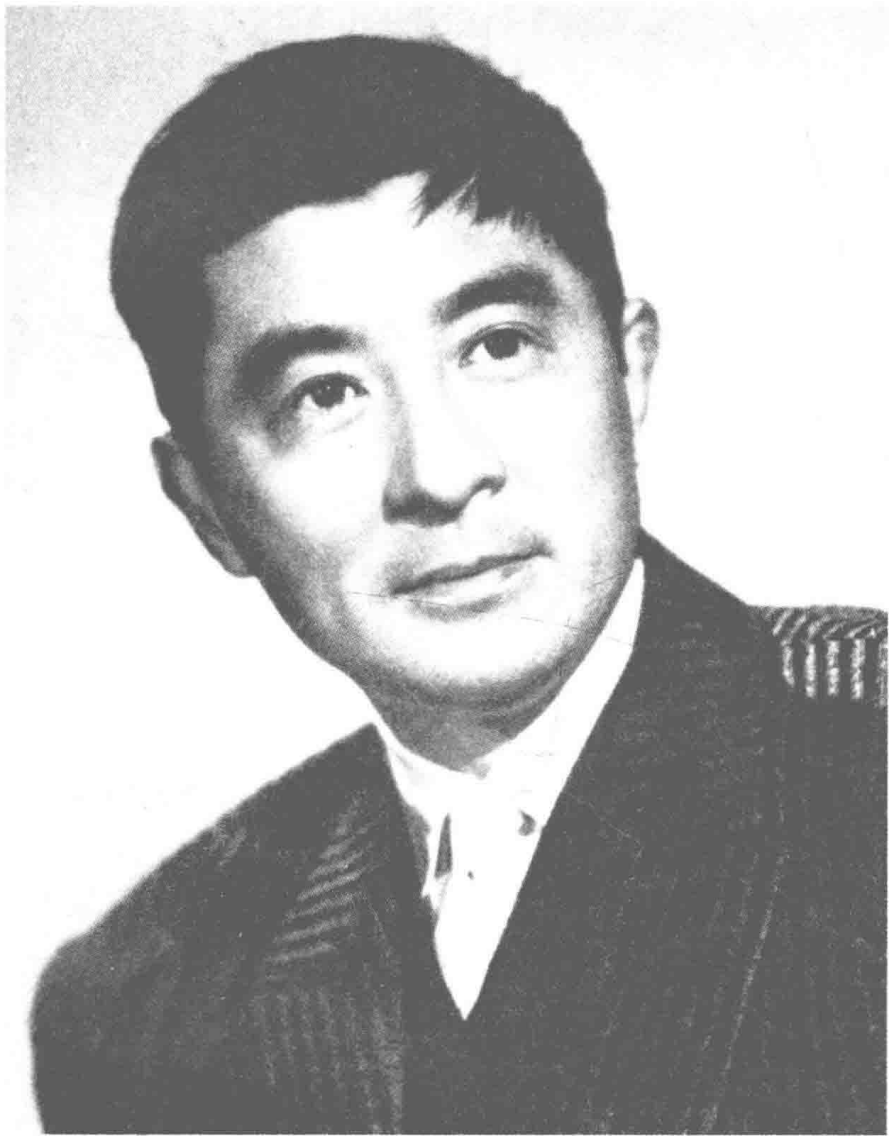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

作者像（1961年）

阿丹在另一个世界看到后浪反的  
《银泰形象创造》会微笑致谢。

黄宗英

2015年2月25日

上海

# 快乐的阿丹：在法国谈赵丹生平

黄宗英

[题记] 在濒临大西洋的法国名城拉罗舍尔市，每年盛夏旅游旺季，都举行国际现代艺术节，向来自五洲四洋及法国各地的人们，介绍世界闻名的音乐、舞蹈和电影艺术家。今年——一九八一年的第九届国际现代艺术节电影活动中，除介绍其他国家的几位导演外，重点介绍中国电影演员赵丹，选映了赵丹一生各个时期拍摄的代表作品：《十字街头》《马路天使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李时珍》《海魂》《林则徐》《聂耳》《烈火中永生》，共八部；并同时放映中国两部新片及我参加主演的影片《家》。我应邀前往拉罗舍尔，同行的还有赵丹的老朋友、中国电影史专家程季华同志。

这是国际上第二次专题介绍赵丹的影片了，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十月初在英国伦敦举办的“中国电影周”，当时映出了各类影片三十部，其中有六部赵丹的故事片。赵丹在病榻上看到伦敦打来的电报和飞机运来的花篮，很兴奋。当他长眠时，小花篮里的花儿还开得正旺哩。后来，赵丹的苏格兰好友白霞女士告诉我：赵丹的影片在英国上映取得极大的成功。我噙泪笑了：“你不是安慰我？”她立即取出一叠剪报、海报和说明书说：“看，你自己看呐！评论家写着‘赵丹无疑是世界上最佳电影演员之一，’中国人知道许多外国电

---

\* 本文写于阿丹逝世一周年祭前，原载黄宗英散文集《橘》。

影明星，而外国人才开始认识赵丹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不过，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头。”

虽然“文革”前，我们也拿些影片出去，但数量太少，如今，向世界广泛介绍中国优秀影片的序幕正式拉开了。

我与程季华于六月二十六日离开首都北京，七月十日飞返。在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亲身体会到国际朋友对中国影片和赵丹的赞赏。我们这个“双星座”代表团，在大西洋彼岸，受到特殊的重视；民间诚挚欢迎，官方礼遇有加。在滨海面对古堡的拉罗舍尔市的“母子型”影院里，有五个放映厅，每天五场次，同时间各放五部影片，自由购票前来的观众任择所好。放映中国影片的放映厅内，上座之踊跃，出乎我们的意料。这些影片，只个别对口型口译了，大多只是打字幕，有的还是临时口译。我起先想：高鼻子总还是会更喜欢看高鼻子的影片，接近些。没料到这些并非组织而来的观众，屏息静静地看咱们的影片，时而涌起会心赞叹的笑浪，而且竟常常主动地鼓起掌来。短短几天，我们接受电台、电视台、各报记者的访问达九次之多。举行记者招待会那天，大厅中摆的座位不够坐了，椅子后面站了几层人。主人不得不请求坐着的记者们把椅子往前拉，好容纳后边陆续进来的人群，包括拉罗舍尔热心的市民群众。夏日的古城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当窗外奏起了音乐，和我们“唱对台”时，听众还是住步瞩目，很有兴趣地听着我们谈，并敏感地应和阵阵笑声。啊，人们多么想了解中国！多么热爱中国演员！在法国的各国评论界人士说：“这是中国电影之再发现。”还说：“通过这些电影我们更了解中国。”“中国电影有它独具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。”“中国电影给了我们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。”

此情此景，使我记起周恩来同志生前曾说过：“别小看一部影片，有时比我们做多少工作的效果还强。”此刻哟，我又多么想告慰九天九地：中国共产党党员赵丹，而今一再奉使驾“铁盒”出国，促进

文化交流，增强人民友好，功德圆满，为国争光，为国际影坛增色！

季华同志鼓励我将陆陆续续对记者的谈话顺成文字发表。我想了想，是的，出国前我就想了又想：我不是仅仅作为赵丹的未亡人出国的，也不仅是他的终身艺术莫逆。赵丹是祖国的儿子，党的战士，他的艺术成就，属于人民。真正的艺术家，永远把艺术生命看得比自然生命重要。赵丹在银幕上、绘画上、稿纸上留下的艺术珍品，将继续为祖国、为人类效劳。世界并不大，知音何其多！他的艺术青春是长存的。我，既然带着中国艺术家的自豪和欢喜，应邀对外国朋友一而再地介绍了赵丹；如今，以同样的基调，仅将谈了又谈的话儿，略略告我同胞。

当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上空腾起，我看见一团淘气的白云，抖擞奔驰，回过头来向我招呼。嘿！这个阿丹，改不了的急性子！他催促：“别磨蹭，老伴！朋友们等着哪！”我和他一起飞到巴黎，来到了拉罗舍尔。你们要问：“赵丹呐？”他啊，此刻，或许穿着李时珍的长袍，沿路采集野花小草；或许，正挽起林则徐的马蹄袖，在抚摸拉城城堡旁的古炮；说不定，脱掉了海魂衫，正和各方航来的水手光着膀子对着太阳神聊；兴趣来了，他会抢过街头音乐家的吉他，为大家唱一曲“郎里格郎”……总之，他在后台上装，准备进入角色的时刻，我践约来讲讲他的生平。

说来不信，讲赵丹，对我还是个难题。不止因为我们相识时，他已经有了演过十多年话剧、电影、蹲过五年大牢的生活经历；也不仅因为我矜持于自己独立的事业，并不常常夫唱妇随，气得他常常开玩笑要“罢免”我的“妻职”；更因为连赵丹自己也说不清他自己。每当需要他本人和观众见面时，他就一百个不自在，发愁，着急：“唉，赵丹该是什么样的？赵丹该怎么走路？说话？……唉……想到我只是赵丹，两只手都不知搁哪儿好……”



一九七九年春节，中国传统的节日，在一次广播电视联欢大会上，上海的电影演员将纷纷登台表演。阿丹着急了：“不化妆上台发怵。”他找到化妆师嘀嘀咕咕，又钻进服装仓库……于是联欢大会开幕那天，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、秦怡等等一一献艺。掌声中，灯渐暗；追光，雪花飘舞，中国著名文学家“鲁迅先生”撑着纸伞，从远处慢慢走来。“鲁迅先生”站定之后，收起雨伞，灯亮。当观众明白是赵丹演的鲁迅，演得那么像，好一阵掌声！“鲁迅先生”望着在台上的演员们，用略略带有鲁迅家乡口音的语调说：“唔，都是电影明星……你们大家好啊？……我怎么跑到电影界来了？噢，大概是因为我写了一篇《阮玲玉之死》吧……”一共两分半钟的戏，在追光中、雪花中，鲁迅撑伞渐渐走远了，走远了。啊，这两分半钟，重新燃起了他作为演员的自信，他说：“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。”那么，赵丹本人？本人……这个大演员的苦恼，常人难于理解。

赵丹一生忘我地生活于角色，生活于艺术；他经常遨游于创作的意境中，很难分辨出什么是他本人了。更何况，在他的生活中，又布满了比戏剧还强烈的戏剧性。真的，打我认识他，嫁给他以来，就很少见过正正常常的他！就说他的脑袋吧：一会剃成只留一撮桃形的毛，一会剃成秃头，一会刮去前额发，一会儿留着长发，一会儿蓄起小髭，一会儿飘飘长髯；所以他常常扣个法兰西小帽，遮住他那在生活中显得滑稽的怪发式。这，对法国朋友也许是最亲切的。但是，戴着法兰西小帽的赵丹又是怎么个赵丹呢？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有位捷克雕塑家来中国，他要求为赵丹塑像。赵丹连续一个星期，戴着法兰西帽，规规矩矩坐在他对面当模特儿。当半身像塑成后，赵丹说：“走，朋友，我请你吃涮羊肉去！”雕塑家问：“你的车呢？”“市长给咱们派车！”就带着雕塑家跨上公共汽车。到了馆子里，他和服务员有说有笑，大师傅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对杯。他胃口好，大杯饮酒，大块夹肉，兴致勃勃。捷克雕



戴着法兰西帽的赵丹

塑家站着，一边往锅里涮着羊肉，一边端详着生龙活虎的赵丹，说：“误会了，我错了。我应该敲掉已经塑成的那座雕像，重来一个。那不是 你，太一本正经了，不是你……”后来，在中国十年悲剧中，这座雕像果然被迫敲掉了。我安慰他说：“反正雕塑家自己也说那不是 你。”但是我的阿丹，你究竟是怎样的？我能说得清吗？我试试，试试。我只讲讲他的性格；而赵丹在中国电影、戏剧、绘画方面的成就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，由我国的艺术理论专家去论述吧！

赵丹，生于一九一五年，终年六十五岁。上小学时，即登台公演魔术、双簧、话剧，他还爱唱京戏，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。阿丹的父亲，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，开了一爿戏院，常常聘请戏曲名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。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，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，他们也演什么。那时候，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大人们演出过的普罗戏剧、爱国抗日和反封建的戏剧，几乎被阿丹和小伙伴组成的“小小剧社”演遍了。他从爱舞台，走向爱国

阵线，投入进步营垒。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“小小剧社”联系时，阿丹不满十五岁。

阿丹童年还练过拳术——中国古典的健身运动，从欧洲人眼光来说，是一种舞蹈吧。这为他尔后做演员灵活的形体动作打下基础。再有，他刚能拿筷子，就开始作中国画，学毛笔字，十岁左右就在小小的古城，为新开张的店铺写斗大的毛笔字匾额，是他父亲教他的。他父亲是个退伍军官，寄情山水。阿丹中学毕业后，父亲给他学费，叫他去上海进大学学法律，不求人，人求己；又神气，又阔绰。阿丹偷偷把这笔钱交了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。一年以后，他爸爸知道了，叹了口气，又喜爱地再掏钱把儿子的画精心装裱。上海美专的校长，就是在法国颇有点名气的画家刘海粟。赵丹在美专，又用功，又捣乱，多次闹学潮，跟校长干仗，到街上去贴抗日标语，作爱国演说，是让学校又得意又担心的学生。他学名赵凤翱，正式做演员时，改名赵丹。

丹，是红的颜色；阿，是昵称。中国人结婚、过节、胜利时，都用红色为装饰；也常以“一片丹心”称赞英雄，激励自己。阿丹渴望以他的赤子之心，为人间天上添一小片红色的彩霞。在法国，在世界上，也都以红色为美，为热情，为革命，为快乐、青春、喜庆、吉祥。

在我们祖国，人们喜爱自己的艺术家，其方式不同于西方。他们没有经常把他抛起来欢呼，也没有撕掉他的衬衫，留下一角做纪念。人们只要一见到他，什么忧愁都忘了，眉开眼笑地招呼他：“嘿！”餐厅里客满了，厨师把他让进自己的工作间，另外为他显手艺。短程火车上，乘务员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休息。飞机上，空中姑娘会多分他两包糖。不许和乘客谈笑的电车司机，瞧见他也挤挤眼睛。小孩子要他抱。老人碰见他会年轻。“四人帮”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，但他一出场，动一动，就是满堂大笑，一阵骚动。吓得“四人帮”



赵丹与黄宗英因《幸福狂想曲》而结缘

下密令：“赵丹不适合公开批斗，只能让他在关押中慢慢死去。”他没有死，他满头乌发又乐呵呵回到群众中来；他至今也还活着，来到了我们中间。我想，你们也会喜欢他。人们说，他身上长着刚直的骨、快乐的筋。

我认识阿丹，在一九四七年。当时我二十二岁，他三十二岁，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了。是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，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，看到我的照片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。”他们调来我的处女作影片《追》，看完之后，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。（我一九四一年开始演戏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。当我离开中学去演戏前夕，老师送我一本英文小书，是法国著名舞台女演员萨拉·伯尔娜<sup>①</sup>的小传。我曾向往在舞台上演一辈子戏，演到七十多岁，走不动时，像伯尔娜那样，推着手车上台，没想到中途拿起笔，当了作家。）我和阿丹开始合演《幸福狂想曲》一片。他生活上放浪形骸不修边幅，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，而为了一个镜头，有时和

<sup>①</sup> Sarah Bernhardt, 约1844—1923, 被誉为“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”，并被称为圣女贞德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。——编注



赵丹、黄宗英夫妇与女儿赵楠  
(1956)

导演—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。影片中我们是情人，可是我有点怕他。你们知道，中国演员就是在银幕上亲吻时，也是留有余地的。可是影片停机，在扫尾工作中，我们将分手时，他忽然孩子似的对我说：“我不能离开你。我们不可能分开了。你应该是我的妻子。”于是《幸福狂想曲》变成“幸福进行曲”，我变成了他的妻子直到现在。我们家，是多子女家庭。家庭成员和亲属多半从事艺术工作，是中国最快乐的家庭之一。孩子们常说：“爸爸是妈妈最小的孩子，我们都长大了，就是他老也长不大。”他和孩子们一块儿玩起来可疯呐，往往客人突然来访，会发现他披着花布单，和孩子们玩大灰狼，捉迷藏，放鞭炮。最主要的，是他在艺术面前，永远保持着童心。

我们家特好客，常常应接不暇地来客人，人们说是经常举行“四国八方会议”哩。很荣幸地，有些法国朋友，也曾是我家座上客。不是我自诩，我家虽不如外国明星家那么阔绰，却是少有的充满了艺术欢乐气氛。钱德拉·菲立浦<sup>①</sup>夫妇是我们的老朋友，菲立浦生前

<sup>①</sup> Gerard Philipe, 1922—1959, 法国演员, 20世纪50年代, 因出演《花开骑士》(Fanfan la Tulipe, 1952) 而风靡世界。——编注

偕夫人第一次来华，阿丹全程陪同他。中国观众管菲立浦叫“法国赵丹”；法国朋友称赵丹为“中国菲立浦”。他们都以多面手的活泼的演技，为国际观众所喜爱。可惜，菲立浦只三十多岁就亡故了。菲立浦夫人前年曾来寒舍，我此番当然回访，我们已经拥抱过了。无独有偶，我们都是作家。我们也永远不是孤独的寡妇。我们的丈夫都还活在银幕上，活在人民心上。我们还是在各国观众读者的环绕中。

阿丹在一九五六年，扮演中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时，由于祖国优美绝伦的黄山景色——大自然的召唤，重新拿起画笔，一直画到他来不及签名题款时。他于去年六月二十七日——恰好是我今年抵达巴黎的日子——发现患胰腺癌。在他已长时期不能进食，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时间里，他先是要求医生只在下午输液，上午好伏案作画。他，在上海的医院里，以一个晚期病人，强忍剧痛，忘情地画了一百多幅画，分赠医生、护士、洗衣工人。当他的病已经很危险，上海市委决定把他送往首都北京，以得到更好的治疗时，他还说：“还有一位电梯工人的画，没完成，不行。”并一定要我选一张早已画就的送他。他在生命的秋天里描绘艺术的春天。记得一位工人观众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从四川泸州——中国名酒产地，给他邮寄来一小瓶酒，二两吧，还有一个绿瓷杯子，他当即为他画了一幅画，题曰：“无缘万金不落笔，有情杯酒画千张。”这成了他的名句。

家里，他的藏画不多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最惦记的，是要举办他自己的画展。先是在上海的朋友们，去我们家里找出他十三周岁及学生时期的一些摹拟画，以及陆陆续续随摄制组拍摄外景时的写生画，为他在公园里办了个画展，观者络绎不绝，海报、新闻邮来时，他很兴奋。以后又从国内国外朋友们那里借来大批他的画。当展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北京时，他还让孩子把他在中国广西画的一幅丈五大画举到病床前。当时，他行动已极困难，翻身或动一动都要护士



赵丹和日本电影导演松山善三（1977）



1980年10月23日，赵丹书画遗作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

或孩子们帮助。他比划了一阵，才明白他是要孩子把他的腿跷在另一只腿上，像他平常欣赏自己的画时那样，自得其乐地眯起眼，微笑着，看啊看不够，还竖起了大拇指。他认为自己“字比画好，画比戏好”。实际上，确是他的戏里有他的书画。他常以绘画和书法的原理及素养驾驭自己的戏；或奔或走，或举手，或投足，或顾盼，或背向，自有画意盎然，内秀其中。而他的画里呢，有他的戏：有他的喜怒哀乐，有他的毫不掩饰的疏狂豪放与敏锐细致，又矛盾又统一的性格。

赵丹离世后一个月，北京举行了他的书画遗作展览，展出作品



赵丹的书法



1974年赵丹出狱后与黄宗英的合影

二百余件。画展中有日本著名艺术家松山善三、高峰秀子夫妇珍藏的赵丹书画。松山夫妇是我们家庭的至友，肝胆相照，推心置腹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松山夫妇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正中高悬阿丹的赠画——红瓶中的白玉兰（秀子姐曾用此为书名，写了他们的中国之行），家里多处摆着他们当初来中国作客时和阿丹一起拍的照。他们钟爱阿丹的艺术，以沉默表示对“四人帮”迫害赵丹之强力抗议；在一位篡权的部长到他们家做客临走时，还策略地要他将一份礼物转交赵丹，说：“请转送给日本人民、国际朋友最热爱的演员——中国的大艺术家赵丹，他是十个日本著名男演员也抵不过的。”这种极言竭语是出于义愤和同情。后来阿丹常常含着热泪念及此事说：“‘四人帮’不敢公开弄死我，是因为怕激起民愤，而且，我们有着许许多多国际艺术家的道义支持。”当然，其中也包括法国和各国朋友的支持，我在此面谢。

一九七三年春，阿丹在被单独监禁五年多之后，从“四人帮”设的冤狱中被假释出来，回家了。这一天，他又坐在他常坐的沙发上了。沙发早已旧了，破了，蒙着碎布拼的布垫，只见他笔直





1967年，赵丹在批斗大会上“低头认罪”

地坐着，眼睛发愣，喘着大气，说话还起立，声音倒不小。孩子们见过爸爸后，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，说：“爸爸完了，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。”半夜里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、自问自答惊醒了，我不敢打岔，不敢开灯，以为他在梦游。等他安静下来，我叫他，说：“你睡着了吗？”“我醒着。”“那……你想说话，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，别自己跟自己说话，怪叫人害怕。”

他说：“习惯了。我担心失去说话能力，就不能再演戏了。”唉，还演戏？！什么时候他都总想着演戏，演戏！！

又一夜，我问他：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。”

“我想戏，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。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。山坡下，奔泉、溪流、短笛、牛群，牧牛的孩子站在牛背上过河，小白石……当然，还想着演鲁迅、李白，还有阿Q、黄省三……”